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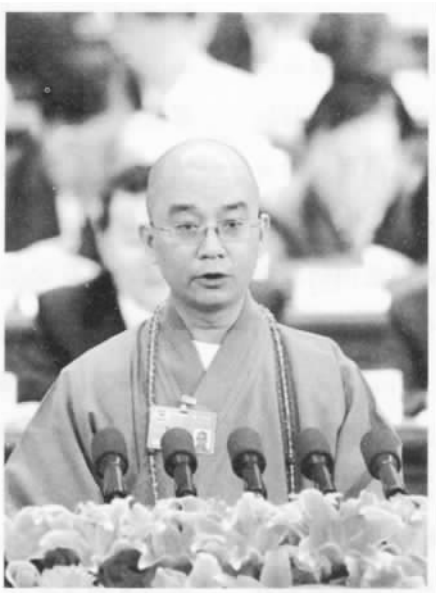
加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

——在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发言

学 诚

(2008年3月9日)

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势不可挡地席卷整个世界,各国综合实力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传统的由经济发展、军事装备、科技进步、领土和地域扩张等所构成的硬实力(hard power)竞争愈演愈烈,而由文化感染力、价值观感召力、道德影响力、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外交说服力等所构成的软实力(soft power)竞争又风起云涌、方兴未艾,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相互激荡,使



国际社会综合国力的竞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格局。在软实力中,文化软实力为核心要素。中共十七大将提升文化软实力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予以充分重视和深刻阐述,体现出执政党对当代国际社会竞争态势的敏锐洞察,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深谋远虑。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强调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由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院长约瑟夫·奈(Joseph Nye)教授提出,他

曾在克林顿政府内担任国家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助理部长,他把软实力看作能够影响他国意愿和行为的无形精神力,包括文化的感染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政治制度的吸引力、外交的说服力、国际威信与信誉力、领导人与国民形象的魅力等。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外交政策构成软实力的三大源泉。他指出“软实力是一个国家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吸引力,是通过吸引而不是通过

武力得到理想结果的能力。它之所以发生作用是靠使其他人确信:他们应该追随着你,或者使他们与你要求之行动的规范和制度保持一致。软实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息的诱惑。如果一个国家能够使其地位在他国人眼中具有吸引力,而且有能够加强鼓励他国以适当的方式确定其利益的国际制度,它也许就不需要花费更多的传统经济或军事资源。在今天的全球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日益重要。”^[1]

在约瑟夫·奈的《美国霸权的困惑》中,他给“软实力”这样定义:“在国际政治中,一个国家达到了它想达到的目的,可能是因为别的国家追随它,崇尚它的价值观,学习它的榜样,渴望达到它所达到的繁荣和开放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在国际政治中制定纲领计

划和吸引其它国家,与通过威胁使用军事和经济手段迫使它们改变立场一样重要。这种力量能让其他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我称之为软实力。”^[2]根据约瑟夫·奈的上述阐释,我们可以认为他的“软实力”主要包括政治价值理念的吸引力、文化的感召力、道德的感染力及塑造国际规划、决定国际政治议题的能力。而文化软实力则是软实力的核心要素,文化作为软实力的资源层面,构成一个国家软实力的内在基础。软实力的影响力、说服力、吸引力主要通过文化来得以实现。一个国家政治、经济和军事资源的组织动员、有效配置,直至发挥其最佳效力,离不开文化所提供的心理保障。缺失了文化,一个民族就丧失了凝聚力。同时,文化可以转化为一种同化性的权力,它通过影响对方观念和价值取向,改变对方的意愿和行为,使他国心甘情愿去做自己愿望让他做的事情,赢得他国的理解和认同、尊重和信赖。缺失了文化,一个民族就丧失了感染力。

“软实力”其实代表的并非仅仅是文化力量,而是一种多元化时代中非军事力量的统称。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何超越西方国家决策者和学者所关注的“软实力”概念的狭隘性?如何站在整个世界人类的高度去谋求人类的福祉,追求人类文化的兴盛和繁荣?我们认为具有五千多年深厚文明底蕴和丰厚文化积淀的中国文明最有可能完成这一使命。秉承着中华几千年文明的精髓,新中国历届政府尽最大努力以求与世界各个国家和睦相处、共同发展,在人类面临的共同困难和灾难面前力求与各国和衷共济,共度难关。在别的国家和民族深陷危机和不幸时尽弃前嫌、慷慨解囊,展现出一个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智慧和风范,也展现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抱负和胸怀。

仅以非洲为例,从1956年至1977年,在自身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和政府依然无私向非洲国家提供了超过24.76亿美元的经济援助^[3]。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援助大多带有明显的政治目的与苛刻的政

治、经济条件,与此截然不同,中国的援助追求的是共同繁荣、共同发展,不附带任何条件,赢得了许许多多非洲国家人民的敬重和友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50多年来中国政府 and 人民以自己的真诚无私得到非洲国家和人民的认可与支持,中非关系也因此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

反过来,非洲许多国家和人民也以自己的智慧和能力回馈中国人民和政府的真诚无私,例如1971年有些西方国家恶意阻挠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而非洲国家坚定地站在中国人民一边,在投赞成票的76个国家中有26个是非洲国家;又如在非洲国家的帮助下,中国在联合国人权会上从1990年起连续11次挫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华提案;还如在台湾问题上,绝大多数非洲国家都旗帜鲜明地反对台独,坚定支持中国政府 and 人民“一个中国”的原则^[4]。《道德经》言:“万物作焉而不辞,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不居,是以不去。”(《道德经》第二章)说的就是这样的状态吧!

中国的软实力建设绝不以自己的文化价值观冲击、消解、侵蚀其他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因而绝不会构成对其他文明的文化价值观的威胁,它努力展示自己文明中具有普世价值的不朽智慧,也承认其他文明中也具有相同或相似的不朽智慧,同时欣赏和尊重其他文明中与自己文明不同的特殊点。单一性、同质性、宰制性、扩张性不符合中华文明的内在逻辑,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主义在以和谐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明中没有存在的土壤,老子早就领悟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全,全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这是说一个认识了宇宙真理和生命智慧的个体或民族就必然会包容一切;包容一切,就会大公无私;大公无私,就会圆融周遍;圆融周遍才能合符自然,合符自然才算合于道;合于道才能久远广大,始终无有危险。

宋儒张载提倡大心之说,在《西铭》中提出了“民,

吾同胞 ,物 ,吾与也 ”,把整个人类都视为自己的同胞 ,把世界万物看成自己的朋友。明儒王阳明提倡大人之说 ,大人者即 “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 ”。宋明理学直接承继先秦儒学和西汉经学而来 ,其胸襟气度真可谓包涵乾坤 ,容纳太虚 ,构成了中华文明和谐哲学的新高度。儒道二家都以其对自然社会、人类的敏锐洞察和深刻领悟凝聚为中华文明的高超智慧 ,涵养着几千年来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行为 ,是当代中国构建软实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佛教和平地传入中国 ,成功地融入中华文明并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形成了风格独特、影响久远深广的中国佛教 ,与儒道一起构成中华传统文化的三大主干 ,并以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和慈悲济世的宗教情怀为中国文化中和谐理念和价值观提供了信仰支撑和心灵关怀 ,使中国文化的 “和谐 ”特征更加突显 ,更加深入人心。中国佛教秉承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自净其意 ,是诸佛教 ”的根本精神 ,以去恶从善为宗旨 ,融会儒道 ,不囿门户之见、形迹之辨 ,只求兴善去恶 ,如北宋契嵩所言 :“夫圣人之教 ,善而已矣。夫圣入之道 ,正而已矣。其人正人之 ,其事善事之。不必僧不必儒 ,不必彼不必此。彼此者情也 ,僧儒者迹也。”^[1]而中国佛教中的禅宗则对儒家、道家乃至墨家的思想予以充分的吸纳涵容 ,形成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之一。中国佛教不但以兴善去恶为旨归而融摄诸家 ,更从 “自净其意 ”的佛教根本出发 ,力求 “无漏善 ” ,在布施 (财施、法施、无畏施)时要求四众弟子做到无住相布施 ,必须三轮体空 ,没有施者、受者与所施之物三轮相 ,更不用说追求回报、谋求私利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佛教界积极参与对外文化交流活动 ,促进理解 ,增进友谊 ,消除误解 ,打开隔阂 ,把中国佛教文化的智慧和真理介绍到其他国家 ,让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民族、更多的文明认识、认同、理解、欣赏包括中国佛教文化在内的中国文化 ,使西方敌对势力妖魔化中国的企图消弭于

泱泱大国博大精深的文明光芒之下 ,消弭于中国佛教文化悲智行愿的法雨甘露之中。为成此弘愿 ,中国佛教协会在会长圆瑛、喜饶嘉措、赵朴初、一诚等诸大德的领导下 ,殚精竭虑 ,不懈奋斗 ,赢得世界宗教界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评价和赞赏。

一种文化、一种价值观要得到其他民族、其他文明、其他国家人民的认同理解与欣赏 ,必须具有超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的普世价值 ,必须具有超越一个民族、一种文明、一个国家、一己私利的世界视野 ,应该说中国佛教乃至整个中国文化就具有这样的价值和视野 ,也只有具备这样的价值和视野 ,文化资源才能转化成现实的文化软实力 ,从而有利于世界的永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注 释】

- [1] Joseph S Nye Jr.. “The Challenge of soft power ”[J]. Time, February 22. 1999. P.30.
- [2] [美]约瑟夫·奈 《美国霸权的困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2 ,P9.
- [3] 李安山 《论中国对非洲政策的调适与转变》,《西亚非洲》2006 年第 8 期。
- [4] 罗建波 《优化中国在非洲的软实力》,《亚非纵横》2007 年第 6 期 ,P18—24.
- [5] 《辅教篇》中 ,《谭津文集》卷 2 ,《钦定四库全书》第 52 卷 675 页。

